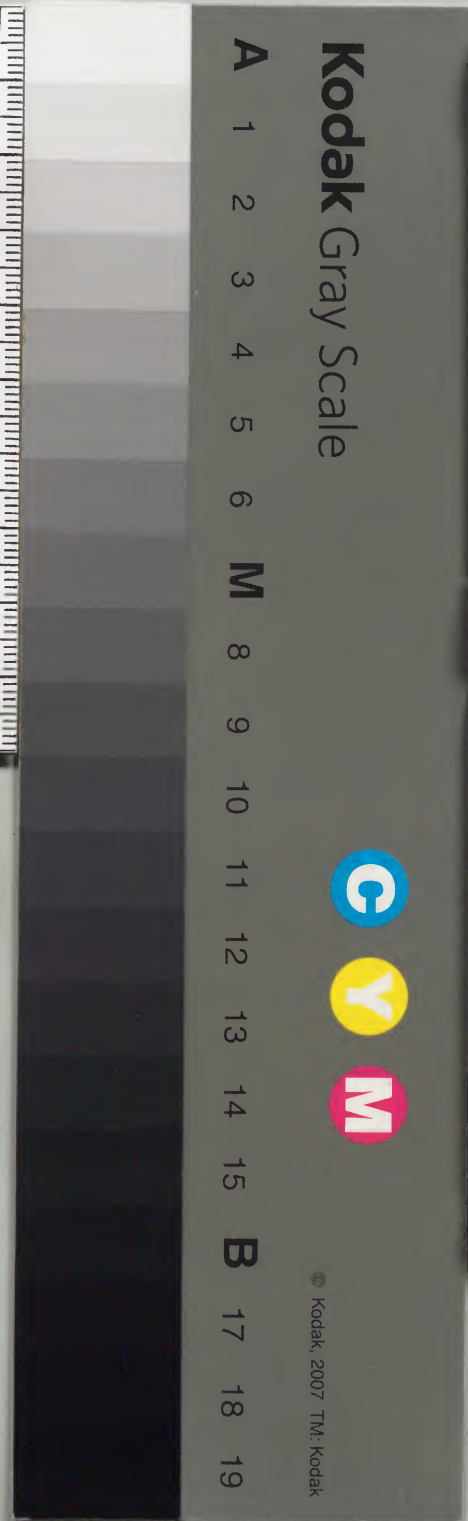


			五二四	漢書門
		五二		
六	七	〇	四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九八	五二四		漢書
函	六		
架	册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5224
冊數	6	(3)
函號	298	45



鹽鐵論卷之五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扶音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去聲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

之鼃蛙音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

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

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

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

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

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

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

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巷之黔

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

知所稅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稅駕息也也稅
戰又同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蓋天包丘子飯麻

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洛音其志安之於廣廈

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

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

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

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于

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

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

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間訓曰晉獻

以伐號遺虞番棘之壁與屈莊之乘。虞公惑於壁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號，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號，遂克之。還友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秦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

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門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號襄子以城壞誘知，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號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申旗曰：昔者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承韓康子御，魏植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植子胥韓康子履，魏植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焚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南方有鳥名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鵯俛免。

啄腐鼠見鵯鵯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鵯嚇鵯鵯乎。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非梧桐不棲。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

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人間訓曰。虞氏梁之大富人。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僂力。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王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義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馮忠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下。傳尚書中侯曰。文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尊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諂而知矣。苟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羹。猶為賴民也。賴。幸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

古學彙編卷五

四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者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而辭豐夫太山鷓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音黑入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鷓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鄭

嫗音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音耻辱我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音去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音達聶音戎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鼎驥驚過九軼音二翺音翺萬仞鴻鵠驕驩且同侶况跛音避羊音戕也牝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音因猶若人之坐音坐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音去食祿於席也

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
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久其
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翩翩十步
屈一伸展而雲間潘木之雀超然自知不
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
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
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
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
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
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
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為耻

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
惡音汗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叔孫敖
早見於未萌三去相去聲而不悔南華經曰肩
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知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
知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
我耶忘乎彼乎方將躊躇方將非樂音洛卑賤而
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非樂卑賤而
惡音汗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傳亮曰昔之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
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控於鐵蘖介焉是

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綏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暮年不虞言防萌也

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

正字 疑當 作上

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坡不可得也

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聲秦席天下

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圜音圍音車制

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

徑不可得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志商邑

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徐廣曰龜或作

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

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

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願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蘇秦吳起

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

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會不足以載

其禍也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

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傅亮曰夫四道好謙
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
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會莫之懲前車已推後
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顛
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
忘死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古史考曰伯夷

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下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籀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

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

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

士也俗貴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

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曰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辨即探賈內得二卷說書

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下。夫皇之紀。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縱顯於趙。張儀以衡。橫任於秦。謂馬東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尊貴。

也。然知去聲士隨而憂之。知夫扶音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害。而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巢。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窩。而窳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潘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夫扶音香餌貳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扶音為鳥鵲魚鱉，食香餌貳音而後狂飛奔走，遂身屈遘音逝，無益於死。其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網羅之鳥悔不不音高飛。吞餌之魚悔不不音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蔡澤曰：翠鵲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

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

潔言，皦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

孔子云：不白白音乎。涅音然成音卒陳勝釋輓

音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皆秦吏者皆用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國故稱張楚也。

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

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

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古字假借

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贊也古字假借正義

曰贊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

出其疆必載贊而行故孔甲為涉博士陳勝謂為臣者曰委贊也

卒俱死陳字淵孔鮒字申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主涉博士死於陳下

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

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

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

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

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

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

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内蒙恬治兵於

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楊雄曰神明所祿兆民所托罔不云

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

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改制度軌量。成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五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陳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于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同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正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宋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由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子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細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軍之際。孟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子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玉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薦紳先。

生之徒。為孔子禮。哭。命。往。委。質。為。臣。者。何。孔。子。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主。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洛。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

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太。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為。調。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入。以。王。與。姊。姁。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今。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東。方。朔。自。稱。辨。略。消。豎。釋。石。

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為俗風

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律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任人揚雄曰朔恢誕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
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為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不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素益親與之勿喜也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

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
 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
 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郵士也於是取饒衍
 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
 曰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
 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
 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
 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
 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
 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親不以

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
 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
 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吊之數之曰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
 門當世賢貴非患儒之鷄廉患在位者之虎
 飽嗑益音咽於求覽無所予遺耳益音
 曰益覽通作攬撮持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遺
 子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
 疇女子治其麻枲徒音無曠地無游人故非

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
 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
 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
 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上之
 美者善善養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
 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
 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浴霍雨梳櫛扶風決江
 疏河鑿龍門關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

載隨山梨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聖人不
 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弗取冠挂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
 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
 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
 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貴德篇曰
 聖人見天

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
 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莫道之不行而
 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蒸庶安土萬物熙
 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臨麟而泣哀道不行
 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
 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
 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

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與織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者其上達知我傳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曹制曰君子務治小人務九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諾晦首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春秋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此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

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
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

至伯音焉夫音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

乎音尊賢篇曰秦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

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

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

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

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秦也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

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也孟子傳曰孟子騶人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南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從而諸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夫音懷寶而

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

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

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

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

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
 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
 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
 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曾
 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
 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
 繫柩車引轡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
 申善精之至也。瓠巴鼓琴而涪魚出聽伯
 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
 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
 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而况君之
 入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
 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
 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
 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
 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
 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
 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
 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
 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故桀有關龍逢而
 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故桀有關龍逢而
 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
 足。以運舟。糟丘足。以
 望。三豎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
 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

壽也。今君用賤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
 章天禍必降而謀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榮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宋之命矣夫。
 論語陰翳翳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
 中。曰。臣族虐。五禽。宋均曰。謂殺龍逢之後。庚
 子旦庭中有此版。與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
 我必見禽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不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不
 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
 余使秦。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
 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
 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
 以亡。繆公然以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
 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
 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姪其志。亂其政。其臣
 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
 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
 聽樂。日夜不休。然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
 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為上卿。遂
 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束縛在
 魚。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
 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
 也。射我者。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
 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
 公不聽。強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
 聽之。於是使入告魯。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
 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車轅其
 奉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
 公使入以朝。車迎之。被以灌火。以犧彼焉。
 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筮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
 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
 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命。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王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特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也。

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國。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於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故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於鉅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驢，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賜，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

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
 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親
 不信入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
 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
 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
 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去辰遷實沉于
 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
 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
 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
 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
 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
 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

奸居冥冥求也
 曰奸名譽

軻見賤於諸侯也班固曰周道既衰壞於
 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平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
 南至楚畏匡危陳如七十餘君無所遇趙
 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
 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
 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異端並
 起楊朱墨翟放蕩以玉時惑眾者非一也
 子憫悼夷齊湯末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
 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糾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于於諸
 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狂尺直事時君
 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

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

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甲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天南華經曰井蛙

不可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夫以伊尹之知去聲太公之賢而不能

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

也桀聖人以微為羽非紂之罪也是以荆和抱璞

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

曰安得臯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荆人下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厲王覺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覺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

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用之，所以悲也。其主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入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璞未獻耳。陳亢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一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夫扶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

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黨，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廬用子胥以興，未幾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朱遂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

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谷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禱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

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各，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失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利下而位高一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違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

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生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眾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秦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

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者謂之俊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一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復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且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閔天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輶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可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諫篇曰鼻于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無言下無言則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噴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小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縹以成繡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受而不

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士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斷朝涉剗孕婦脯鬼侯醢

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差。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魏世家曰。魏文侯與

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索益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益常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益兄噲任益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益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
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
也後朝上益壯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
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
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友徵繫請室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
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
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
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
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
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
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之
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鄙人

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教令張
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
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扶音帝王之道
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
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之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鹽鐵論卷之六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去聲之才可南面者

數人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

之田用兵有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
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
處鄴武王處鎬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
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母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

遁逃不能死其難

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突。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盜跖曰。子以甘言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教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

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子之賢。授之政。晚而亂。魯賢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察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入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公僭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子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

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衰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將靖鄰。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國。而泥自存乎。

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仲由傳曰子路為蒲大夫左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黃驥黃驥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驥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驥懼乃下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簡公曰由常與宰我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由常果攻宰我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執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

可不察也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泰族訓曰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縝曰血且殊姿湯來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驕駟駛驪俱致千里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雜事篇曰齊侯問於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義勇篇曰。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
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
及晏子。晏子奉幣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
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直
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
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
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却以刃而失
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悼悌君子。求福不回。嬰
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
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
也。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
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宋世家曰。
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
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於是木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
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

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
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論語比考識曰。殷惑
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
喻賢臣奔去也。劉毅曰。三仁殊塗。而同歸。四
子異行。而均義。風俗通曰。易記出處。默語書
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友。
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
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
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
木息偃。以潘魏。包胥重壘。而存郢。夷吾朱絃
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
子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
牆。而遁策。高柴趣門。以避難。李路求入。而隕
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
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

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

壞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

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

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

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

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

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

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沿刀飾嫫母，畫

壤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

流波，則沮矣。

慎曰：古之醜女，班固曰：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王褒曰：毛

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偃，善

譽者不能掩其醜。蓋嘗君客曰：臣之來也

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槿人語。

木槿謂上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

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耦人

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

刻子以為槩，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

泛泛乎，不知所止。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

能安亂，不能治邨里，逐鷄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

冉有

有美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

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

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

百姓，議則延民命。又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

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

歸之。

禮義修明，則君子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歸之。

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持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今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音交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莊子曰毛嬙西施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子疏曰毛嬙越王嬖妾姣美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韓非子曰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子夏曰黃帝學乎太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

聘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去聲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音接楫音舟逐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劔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沉爾鄙心猶存

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

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宰予晝寢論語筆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水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修務訓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也啗腴哆喘蘧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此惟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亞人盛飾可以

宗祀上帝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

也若使美人銜腐鼠蒙蠟皮衣豹裘帶死蛇

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

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筓珥衣阿錫

曳齊統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雜芝若籠蒙

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亦無不憚

徐穠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

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使二人

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

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目字淮
南子注
云銜字
也

所以益才也砥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

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之高之博

見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節貌

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

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

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林雖美不

學不高雖有音酒嘉穀不嘗不知其味雖有

善道不學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

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

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厮養之豐

卒厮者養馬之役也韋昭

曰析薪為厮炊烹為養

于越之鋌定不礪

鑿器破而未離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

主服而朝潮也夫音醜者自以為姣音故不

飾愚者自以為知聲故不學觀笑在口而不

自知不好去聲用久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
宰我以柔弱殺記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
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
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
乃能成和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
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
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
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
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成得
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
懦所生也鄭平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
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金鑑論卷六

九

因御狗之驚以殺平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於為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者也使二子
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
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入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賈市也此其所以
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
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
者持刀而睨音義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

金鑑論卷六

九

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逸曰呂望鼓力在列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

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伯樂姓

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

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熙一作天

駟孔子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於朝歌九十九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

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

遇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

矣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

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

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夫而顧之一旦

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

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

無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

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

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姦好耶則太公

年七十二齟齬然而齒墮矣然而好之者文王

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

不河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

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

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

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
 見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齒至矣服鹽
 車而上太行蹄曳膝拆尾湛附潰漉汁灑地
 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
 乏下車攀而哭之解貯衣以羈之騷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
 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
 後僕使得為君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
 高鳴屈於梁乎

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
 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哭之曰孔父音累
 華督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
 不可謂不賢也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

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死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死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
 於惡故史書弑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
 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
 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
 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
 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
 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
 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矣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
 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
 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
 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
 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爾何知萬怒遂博閔公頗齒落於口絕吮而

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
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者於門闔仇牧可
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秦族訓
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
除不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
有以蜂蠆音而自害也蠆螫虫也東
海成顛音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
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
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音伎音害不恭
刻音轢音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
襁音

評面作人隱過致獲人
隱私論語惡評以
為直者

行之欲以垂名所由不軌果汲其身未觀
功業所至而見兩觀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
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
于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身得
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
可以徧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
重罪不得以壽終堯反而以為知去聲評
謁音反而以為直不孫音遜以為勇其遭難去聲
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
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疆禦不

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柱所排也其所以

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張儀曰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成金積毀銷骨非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探推衆口所移毋翼而飛雜言曰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

為顯土中山靖王曰夫衆煦漂山聚惡成雷

也夫

夫扶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

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趙奢者

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役

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

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

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

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

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

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

富而府

范雎行之穰侯范雎傳曰范雎曰益

庫實

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

其有王也聞秦之有木后穰侯華陽高陵涇

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

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

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

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夫制

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尊其臣者累其主崔杼憐齒管齊射王股權
 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
 采於沙丘五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
 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薄
 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
 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
 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而自
 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
 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
 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
 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
 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
 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
 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
 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已而行非於人
 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

譖也雜事篇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
 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
 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
 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
 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逐於外乃作
 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
 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
 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
 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
 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

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
 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
 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
 儀已去大為主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久追之
 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監田之會
 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
 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
 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誣誤懷王不察其
 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聞王亂
 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
 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
 獨醒世皆濁吾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
 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為更事之
 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相水汨羅
 之中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韓非子曰
 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
 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

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
 由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視
 不能自夜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
 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
 裘而不售士自譽便而不信者也詩傳曰鮑
 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
 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
 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齊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
 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
 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
 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
 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
 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
 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今不觀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音鳥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統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

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眾口貴聾不可勝升音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而必隨古不革襲音集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音訓曰昔齊桓公命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命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乘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今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班銑而推車者古者人寡

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聲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

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曰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三書異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行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王恢曰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

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公卿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示民。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修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皆以為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陳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末。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董仲舒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及將以抹溢扶衰。所衰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定術訓曰。今夫權衡規矩。一為吳越。收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語曰。詩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

牛贊曰。國有固籍。兵

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
禮無邪。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
者。吏習而
民安之。

丞相去聲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

舜之德。無益於治。寰宇紀曰。西施施其姓

家。西施家。越主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

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臨於都

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

蘇臺。說山訓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

大而不可畏。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

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

音 愜 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趙

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

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

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

易禮而滅然。則及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

多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

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

足以合時。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

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

愚者果所聞。

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

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禮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
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
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

法立然後民信之呂氏春秋曰舟車之始

見也三世而後安之夫
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傳曰孝公
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白能徙者予
五十金有二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
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
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小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
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
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
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
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
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

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

大獻音銳知音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墮名立
而不頌小人知音去聲淺而謀大贏音縲弱而任重
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凡論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

鞫驕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
 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為孝公平權衡
 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
 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
 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
 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
 不畏其刑河間獻主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
 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衛鞅傳曰南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
 多怨望者趙良見南君謂曰君之見秦主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
 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典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黜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有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
 園於鄙勸秦王顯嚴宄之士養老存孤故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
 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
 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聲

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

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

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

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

本狂以已為狴。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

死於匈奴也。平集書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餘。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昏湯奏。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賜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誹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

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處其位而非其朝潮音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與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古隄坊古防成而民無水苗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堤古隄坊

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防古本亦作坊坊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

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下絕惡於未崩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

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且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賈山曰。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諂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溫舒曰。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篋。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故聖人

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諛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音力也。
反縲音息列悲夫。音扶。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也。
丞相史曰檀拓而有鄉萑音丸葦音委而有業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橘柚有鄉萑葦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齊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持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音黍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音今今賢者之疇也。王求音七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尊賢見而相親李康曰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

折金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蘇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又景務在養民。至於晉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又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賢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肖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讒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讒之。怨讒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

流。班固曰。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土。故能成其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土。而建功業。王蔡曰。振鷺雖非。非六。器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諫音堯得舜禹而鯀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訕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舜禹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

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於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

蓋鐘論卷六

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問問。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益腕。疾言噴噴。口沸日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夫。蘇秦張儀。笑惑諸侯。傾覆子賤之也。

萬乘。去聲。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泰族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秦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

居。或縱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

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

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上聲。薪音斤。糲音辣者。不可以言孝。薪。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韓嬰曰。曾子仕於甚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言語。有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

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去聲。志其次養去聲。色其

次養去聲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去聲

雖不備可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

於道參直養者。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

也。安能為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也。又質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

日。而事利。敬法。令。貨。功。勞。不。上。筮。而。身。吉。謹

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繁齋

成。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

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

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

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

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

之上。日者。將以輔道。稽疑。亦有所先而不敢

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於錢之。孔子

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

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

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牲而不可。是以故富貴而無禮。不

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故富貴而無禮。不

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

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

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

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曲禮曰。貧者

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

禮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禮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也。成人之道也。

丞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

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吹去聲

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去聲曾皙

必有酒肉。無端綖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祭。養去聲禮無虛

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

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

扶音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音辣禮雖備然

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

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

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傳曰。冬。王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

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

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

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

曰。是主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君子

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

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雜事篇曰齊大飢黔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視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王烈君其於養一

也。

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去聲祿養去聲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扶音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去聲輕暖食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且無暮食薪音奸糲音辣者葷茹媵音婁又臘而後見肉屬音常以立秋日祭宗廟故有貍腰之祭也此日出儼還以祭宗廟故有貍腰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

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一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也。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故曰臘也。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猶作。躋音。躋音。躋音。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

也。何故常盛。音。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為相。鎡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夫音。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腰臘而食肉。曾參閔子。

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

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姚賈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周襄王富有天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故禮菲而

養豐非孝也。凉困丘倫而以養去聲非孝也。

曾子曰。古執殯。蕪菑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也。幸然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婦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丞相去聲史曰。上孝養去聲色。其次安親。其次

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音止水。伍被邪

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

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陳餘傳曰。漢二十一年。東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伍被傳曰。伍被

為淮南王安畫謀反計後事發覺被請吏
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弗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謀被主父偃傳曰
元朔中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
與姊姪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
王論死乃自殺上聞大怒迺徵下吏治偃
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
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偃董仲舒傳曰呂步、行身不謹誅及無罪
舒者仲舒弟子也

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
行禮養去聲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
實不在於飾貌去聲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

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

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

遺體不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孟子曰今之士今

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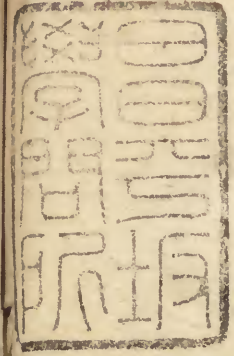
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

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

其音供其職而已也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

也
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學口

鹽鐵論卷之六



文政癸未

